

辨章学术

不外

《针灸古典聚珍》概说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编 印

考镜源流

《针灸古典聚珍概说》目录

《针灸古典聚珍》编辑委员会名单

王雪苔序

《针灸古典聚珍》第一册『总论』编写大纲

附样稿 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的私改医书之弊

标准样张：《针灸资生经》提要

标准样张：《针灸资生经》正文

关于建国以来古医籍整理若干问题的初步考察

《针灸古典聚珍》子目

编纂中的大型针灸典籍丛书《针灸古典聚珍》

《针灸古典聚珍》征订办法

(1) (10) (14) (22) (24) (25) (35) (39) (42)

论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

(代序言)

王雪苔

当代针灸学术的发展,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全面清理我们祖先的针灸学遗产,将一切有价值的诊疗技术、临床经验 and 理论知识认真继承下来;二是使传统的针灸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实现针灸学的现代化。

说到继承,不论中国医药学或西方医药学,都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这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普遍规律。但是与西方医药学相比,中国医药学的继承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中医理论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观察生命活动而形成的理性认识,治病手段一向又是天然药物和由外治内的非药物疗法,所以中医药知识能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不像西方医药学那样旧有的知识不断地让位于新知识。这就使得中国医药学在继承方面面对的时间跨度特别长,很多古老的理论和临床实用知识,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失去现实意义。例如,《黄帝内经》关于经络与针灸的论述,从古至今一直被针灸医者奉为圭臬;《黄帝明堂经》关于腧穴的记载,是历代考订腧穴的重要依据;《太平圣惠方》收载的一条灸至阴救难产的经验,给今天带来了用灸法矫正胎位的重大科研成果;古代灸神阙穴治疗疾病的方法,经过明清医家的改进与发展,成为今天引人注目的脐保健法和脐疗法。这些事实表明,对于中国医药学来说,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如果对古代的针灸宝藏进行全面发掘、整理,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将它充实进现代针灸学科,向世人展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领域,这对于针灸现代化和针灸走向世界,必

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古代关于针灸的理论、技术和经验，除了以口传面授的方式在小范围内世代相传以外，主要还是凭借书籍而流传于世的。记载针灸的古籍，有针灸专著，也有其他门类的医籍。针灸专著是传播针灸学术的主体，从先秦到晚清见于史志书目的针灸专著约有四百多种，但是已经亡佚过半，所幸其中的主要著作得以流传至今，为我们保存下来大部分针灸知识；其他医籍包含针灸者，多见于医经、方书、医学全书与类书，在内、外、妇、儿、眼、喉等科的专著中也可见到零星记载。

古代医籍在流传过程中，常有传抄雕板失误，或被人妄加删改增补，以及残缺亡佚等情况发生，给后世的继承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和困难。后人如果不察，很容易以谬为正，以非为是。试看传世的针灸古籍中，腧穴名称之误，腧穴归经之误，腧穴定位之误，针刺禁忌之误，针刺分寸与施灸壮数之误，主治病证之误等，屡见不鲜。有些错误，甚至历代辗转相传，长期未被察觉。以医统正脉本《针灸甲乙经》为例，在证治各卷将穴名传写错误者不下四十处，绝大多数是由于形近而误，如《天冲》误为《太冲》，《箕门》误为《期门》，《小海》误为《少海》，《阴交》误为《三阴交》之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虽为宋代官修医学典籍，但是由于编纂工作不够严谨，不仅因袭了古人的差错，而且还出现了多处新的失误。如将腹通谷的主治病证误入足通谷，将阴陵泉的主治病证误入地机等等。后世医籍如《针灸聚英》、《针灸大成》乃至现代针灸专著，大多也沿袭了这些错误。由此可见，要想认真地继承古代的针灸学术，必先做好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历史上针灸学术的本来面目。为此，特就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针灸古籍的搜集：包括寻找针灸佚书佚文，访求传世针灸著作的珍稀版本，以

及从浩如烟海的其他门类中医古籍乃至非医药古籍中发掘针灸文献。寻找针灸佚书佚文，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往往由于找到一部有价值的佚书或部分佚文，促进了针灸发展史上某些难题的解决。例如，在湖南、湖北考古发现的曾被错误定名为『十一脉灸经』的古《脉书》，不但是研究早期经络学说的重要文献，而且其中有关病候的文字，竟然解决了由《难经》引发的围绕『是动病』、『所生病』的千古之争。

访求现存针灸古籍的珍稀版本，对于继承古代针灸学术也至关重要。因为不少古籍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与残缺，只有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校勘才能解决。以徐凤《针灸大全》收载《金针赋》为例，我收藏的明詹氏进贤堂刊本载此赋于第三卷，赋前有一跋一序，跋的落款为『廷瑞谨跋』，序的落款为『正统四年己未岁八月既望泉石心谨识』，从跋文中可知泉石心与徐廷瑞是传承关系。而国内各图书馆藏明清刊本《针灸大全》皆载此赋于第五卷，但与专载歌赋的第一、二卷脱节，而且序与跋的款识皆脱。有些研究者由于未见到原有的款识，便将『故退寓西河立其堂曰資深其号曰泉石心以遁守自娱』这段序文的句子断错，认定《金针赋》的作者号泉石，并且推断《针灸大全》也成书于明正统四年，一错再错。上述事例证明，搜集珍稀版本绝非为了猎奇，实在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在其他门类的中医古籍和非医学古籍中，有时也会发现重要的针灸文献，常为针灸专著所不载。例如，各种穴位贴敷疗法多见于历代方书，耳郭分部对应五脏的理论出于痘疹与按摩专著。我曾在道家典籍《太平经》中发现过一段与头皮针治疗机理密切相关的文字，这段文字论述三百六十脉『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脏』。像这样明确指出经脉沟通『周身——头顶——内脏』三者关系的文献，在古医籍也未曾见过。

第二，针灸古籍的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语译、节选、重编、类编、辑佚等方面的工作。标点是整理古籍的起码要求，但是如果不小心地辨析章句，则难免不发生错误。曾见

有人标点《子午流注针经》序，把『近有南唐何公，务法上古』的『务』字误属上读，于是便凭空造出一个人名『何公务』。在《针灸甲乙经》的流传过程中，『颠疾，……虚则痹，偏历主之』的一段文字，被后人将『痹』字误属下读，又妄补一个『俞』字，于是后世版本便错成『颠病……虚则痹，偏历主之』，给俞俞造出一段不能主治的主治病证。古今医籍，像这样的错例很多，可见标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

校勘工作是整理针灸古籍的关键，其重要性我已在前面谈及版本时说过，不再赘述。校勘方法，前人总结为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四种，而从中医古籍的特点来看，应当主要依靠本校与对校。他校与理校虽然也很重要，但在运用时要十分慎重。因为在历史上存在密切联系的两种著作，毕竟不同于一种著作的两种版本。古代医家著书大多着眼于实用，收载前代文献，有时是直接引录，有时是隔一隔二甚至是多次辗转的间接引录，而且常有节略、增补、翻译、修改、重编等情况。校勘的目的是忠实再现被校古籍的本来面目，俾使研究者得以窥见作者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得失，不是要把后代著作的内容改成与前代的一模一样。况且前代著作在传世过程中，历经沧桑，多有变动，由于辗转传抄，往往旧错未改又出新错；而且后代著作引录前代文献，不一定出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很可能另有所据。因此，校勘中医古籍，先要研究被校古籍的写作特点、学术渊源和引用文献出处，同时搞清他校本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再谨慎地运用他校法，才不至于以非为是，谬误相因。

在中医古籍的整理工作中，为了加深读者对古籍内容的理解，以注释的方式阐明古籍中的难词奥义，是古今学者常常采取的方法。而将古籍的全部文字翻译为现代语言，则是现代整理古籍的方法之一，目的是向广大医学界普及中医经典著作，只适用于极少数

古籍，如现代编著的《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针灸甲乙经校释》、《针灸大成校释》等书，都曾采取了语译的方法。在此必须指出，不论注释或语译，都要求整理者对古籍进行一番深入研究，认真辨析古籍章句和学术内涵，不可丝毫大意，以免发生差错，贻误后学。例如，脍炙人口的《标幽赋》结尾提到过王纂的神奇针术，这位王纂本来是南北朝时期刘宋元嘉年间人，却被《古今医统大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等书误为北宋嘉祐时人，前后相差六百年，现代有些给《标幽赋》作注释的人竟然不加考察，跟着前人以讹传讹。

对古籍进行节选、重编或类编，都是为了给读者阅读古籍和检索文献创造方便条件。但是由于这种整理方法改变了原书的面貌，所以必须注意忠实于原文，并且详细地注明出处，否则反而会给读者造成麻烦。例如，元代医籍《济生拔粹》中的《针经节要》，本来全是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选录出来重编而成的，可是编者未注明文献来源，致使后世读者搞不清这一《针经》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关系，而误以为是元以前一部亡名氏《针经》的节本。

在针灸古籍的整理中，辑佚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辑复一部佚书，必须广泛查找资料，准确抄录文献，严密考证体例，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针灸古籍佚散颇多，绝大多数不需要辑佚，也不可能辑出。只有极少数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又被古籍大量引录的针灸佚书，才有辑佚的价值和辑出的可能。举《黄帝明堂经》为例，这是明堂针灸的奠基性著作，在中国医学史的地位不亚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四大经典，可惜已于唐、宋之际亡佚，幸而大量佚文尚保存于唐以前的古籍之中。像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就很有辑佚价值。因此，我曾于八十年代支持黄龙祥君，在深入研究《黄帝明堂经》的基础上，撰成《黄帝明堂经辑校》一书，不但澄清了《黄帝明堂经》的原貌及其流传情况，而且发现了其后针灸著作中

存在的大量问题,为扩大历史跨度整理针灸古籍创造了条件。

第三,针灸古籍的研究:有两个研究角度,一是从图书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针灸学术角度进行研究。从图书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包括考证书名、撰者名号、撰写年代或年份、序跋、卷数、版本、历代著录、校注、增删、残缺散佚、修补改编等情况。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包括分析其编写特点和内容特点,考证其学术渊源和引文出处,评价其学术价值和治学得失,研究其对当时和后世针灸学术发展的影响等。一般说来,从事文史、图书馆专业的,其研究侧重前者;从事针灸专业的,其研究侧重后者。事实上,从图书角度研究和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力求做到全面研究,以防偏差。清代大学者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时,因不熟习针灸专业,误将七卷本《铜人针灸经》当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写进《总目》,就是一个很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

从图书角度研究针灸古籍,与研究文史古籍所用的方法基本相同,故不赘述,这里着重就辨伪问题抒发一点浅见。辨伪主要是辨别古籍撰者的真伪,撰写年代的真伪,佚书复出的真伪,残缺补齐的真伪等。这些问题的辨伪,对于梳理古代针灸学术发展的脉络,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医籍毕竟不同于文史古籍,其价值大小不能简单地依某一点的真伪而定,更主要的是看学术内容。例如,《难经》本为汉代托名扁鹊之作,已被《古今伪书考》列入伪书。可是从中医学术角度来看,尽管还不能断定《难经》所载的理论是否与扁鹊有关,而有些理论的重大学术价值却是肯定的,《难经》作为经典的地位并不因托名扁鹊而动摇。再如,北宋时期以《素问亡篇》(又名《素问遗编》)名义公之于世的《刺法论》与《本病论》,林亿等校《素问》时已指出其为托名,后世研究《黄帝内经》者也因其为伪作而不屑一顾。可是从针灸学术角度来看,《刺法论》的内容,至少反映了中唐至宋初的刺法成就,是现在能见到

的最早的刺法专著，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是把视点落到古籍的内涵，以期深入揭示古籍的本质特征，为针灸学术的继承创造必要条件。从针灸学术角度研究针灸古籍，工作难度和工作量都比较大，只有对古籍的全部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并与相关的古籍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中医古籍都是整个中医历史长河的一个局部，古籍的内容必然同前后左右的其他古籍存在着内在联系，研究者如不把握全局，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剖析局部。以对《针灸集成》一书的评价为例，已往的整理者由于不了解本书内容来源，只是就本书论本书，认为『广搜博引，集其大成，是本书一大特点』，给以很高的评价。其实本书完全是从《类经图翼》、《东医宝鉴》、《针灸经验方》抄拼而成，毫无自己的特点，甚至连序言也是廖润鸿《考证周身穴法歌》序言的改头换面，斧凿之痕一目了然，显然是书贾托名廖氏而作的伪书。

通过以上的探讨，可见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几十年来，我国出版部门在出版针灸古籍时也做过一些整理工作，少数学者还对个别古籍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这些工作，无疑地对于继承发扬针灸医学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筹安排，整理者各自为政，加之片面强调以实用为目的，以致选书不精，校释失误，任意删改，考证失实等情况，时有发生。例如，高武编著《针灸聚英》时，尚且遵循『各经腧穴，或有原缺者仍旧』的原则，可是现代有的校勘排印本，竟然离开校勘用的底本和对校本而改动增补大量文字，有的篇章甚至旧貌尽失；有的影印本《针灸大成》说是『特选用明刊本勘误影印』，实际却是用多部清初的重修本、递修本互拼而成，而且修补其中的缺字也未加以说明。对于上面所举的这种校勘本、影印本，人们不知底细，以为是最能反映原书旧貌、最

值得信赖的版本,于是又用这种版本去按勘其他古籍,造成一错再错。上列情况表明,个别地分散地对针灸古籍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已经不能适应继承发扬针灸医学的客观需要,必须把这项工作作为系统工程对待,力求做到总体设计,系统研究,把握历史,精雕细部。

回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结合我们的实践体会,我们这次编纂《针灸古典聚珍》,进行了一番新的尝试。力图用针灸古籍组成一幅针灸学术发展史的多维画面,将学术研究融入全部针灸古籍整理工作之中。依照这样思路,在编纂这套丛书时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对历代针灸古籍,从先秦开始,到晚清为止,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地清理,考证古籍撰著特点与学术内容,研究针灸学术发展历史。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我们过去长期从事的工作,配合此次编纂丛书,将过去的研究成果撰为专著,收入《针灸古典聚珍·总论》,以之本丛书所收历代古籍互参。

(二)在以上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从历代针灸古籍中,选出五十余种有代表性的古籍,编入本丛书。上自先秦《脉书》,下至清末的针灸专著,有习见的,有少见的,也有近年找到的古佚书。选书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学术价值的高低,而不只看其名声的大小。有少数相当于我国明以前的国外针灸古籍,因其内容主要来源于我国医书,而且颇有特色,故亦选人。

(三)特别重视版本的选择,对于同一古籍的几种早期版本进行反复地比较研究,将国内能够找到的最佳版本收入本丛书。如果两种版本俱佳,难以割爱时,则兼收并蓄之。如果另有善本因故而不能影印时,则以书影的形式编入本丛书,使读者得见一斑。

(四)为了给读者提供点校本,又要保持古籍原貌,本丛书采取影印与排印对照的编排

方式。在影印部分，凡遇原书误刊、残缺、错简之处，则以按语标注于书的天头。在排印部分，一律加以标点和校勘，工作中特别注意底本与校本的鉴别选择，尽力避免校勘失误。

(五) 为了便于检索，书前设总目录，书后设总索引。

采取如上做法编纂这部大型丛书，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整体性强，若无得力的编写班子与合理的组织分工，是不能胜任的。已往编纂丛书，习惯按书分工，各管一段，虽有统一要求，难免各行其是。这次改为按事分工，在我的统一主持下，黄龙祥君侧重古籍版本的查对与点校，王宗欣君侧重古籍版本的搜集与编辑，其他编委亦各尽所能，总论部分由我和黄龙祥君共同执笔。实践证明，精干而高效率的编写班子，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按事分工流水作业的工作办法，最适合这种整体性强的丛书编纂工作。

编纂这部《针灸古典聚珍》，是在中医古籍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一次新尝试。试图以优秀的针灸古籍为构件，为针灸学术的继承与研究，奠定坚实的古代文献基础。本丛书虽然不是以普及为目的，并非不考虑普及，我们设想待本丛书出版以后，以排印部分为基础，删繁就简，除其重复，新编一部古典针灸大成，既可用于普及，又可用于提高。

《针灸古典聚珍》第一卷『总论』编写大纲(附样稿一)

目 录

绪论

- 一、现存针灸典籍的总体特点
- 二、历代针灸文献的基本特点

(一)、宋以前针灸文献

(二)、宋代针灸文献

(三)、金元针灸文献

(四)、明代针灸文献

(五)、清代针灸文献

三、如何看待已佚、孤本及出土针灸文献

四、如何做好抄本针灸古籍的鉴定工作

五、现存针灸典籍的可信度

(一)、针灸伪书举例

(二)、针灸伪本举例

六、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的私改医书之弊

上编 中国针灸学术史概论

一、腧穴

(一)、文献概述

(二)、腧穴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三)、腧穴数量的变化

(四)、腧穴部位的演变

(五)、取穴法的演变

(六)、腧穴主治症的形成与演变

(七)、腧穴归经的演变

(八)、腧穴文献常见错误类型

(九)、历代明堂图汇考

(十)、针灸铜人考略

二、经络

(一)、文献概述

(二)、经络学说的形成与演变

(三)、经穴连线与经脉体表循行线的关系

(四)、古代经络图考

三、刺灸法

(一)、文献概述

(二)、补泻刺法的形成与演变

(三)、寒热刺法的形成与演变

(四)、针刺深度的变化

(五)、灸疗壮数的演变

(六)、灸法的演变

四、治疗

(一)、文献概述

(二)、针灸治则的形成与演变

(三)、循经取穴法的形成与演变

(四)、针灸方的演变

下编 针灸典籍通考

……

《太平圣惠方·针经·明堂》考

(一)、成书年代与编者

(二)、书名与题解

(三)、版本

(四)、基本内容

(五)、基本构成

(六)、体例

(七)、引用文献与引录方式

(八)、学术价值及其对后世针灸学的影响

(九)、失误类析

(以下略)

绪论纲要

本篇主要论述针灸文献的总体特点及研究针灸文献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只有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特点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才能更深入地研究它。众所周知,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但主要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研究者只注意了问题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彼此各执一端,分歧也就在所难免。其二、对于所依据的文献本身的一般情况,如版本、年代、真伪、体例、构成、学术价值等,缺乏必要的考察,依据了某一伪书或伪本,或经后人多次辗转摘录所造成的误文而不自知,这也必然引起分歧。此外研究方法及手段的不同也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因素。本『绪论』对上述问题也将作一简要论述。

上篇 中国针灸学术史概论纲要

这一部分主要论述针灸学组成要素之腧穴、经络、刺灸法、治疗理论的产生、形成、演化的全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古代针灸学术的主要载体——典籍的系统研究,搞清各书之间的相互关系,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针灸学术发展的脉络,以真正体现『考辨学术源流』的宗旨。

对于古代针灸文献的研究,之所以要在考察源流方面狠下功夫,不仅仅为了避免在书目及版本选择上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更高的高度,以更广的视角,去审视所选书籍,以对其作出更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本篇与下篇『针灸典籍通考』相辅而行,从不同的层面揭示古代针灸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写法上,不求面面俱到,对前人已有研究,而且研究得很成熟的东西,则不再详述,而重点论述前人未曾提及,或虽有论及而尚未全面者,以反映该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下篇 针灸典籍通考

本篇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本丛书所收五十四种针灸典籍的一般情况，在论述方法上，除了注重考察作者、年代、版本等内容，揭示书籍的外部特征外，更着力于剖析体例、基本构成、考察其失误及学术价值等内容，以揭示书籍的内部构造。从而能够对该书有一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准确地评价。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本丛书未收录的针灸典籍，包括曾著录于史志书目而现已亡佚的针灸古籍。在写法上不似第一部分作系统考察，而是就作者、成书年代、版本及其真伪等方面的某一点，或某几点作重点考察。如果说上篇『针灸学术史』描绘的是一幅针灸学术发展的大全景，那么，本篇即是对这幅大全景中重要细节的多层面的剖析。这样，宏观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研究方法所导致的错误认识，从而更准确，更逼真地展示古代针灸学发展的画面。

样稿一 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与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不同，宋人比较注重考据，勇立新说，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超过前人的突出成就，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医书整理小组主要人员系由著名小学家（文字学家）、中医文献家及医家组成，其构成合理、人员精干；并以专门从事医学文献整理的林亿为与此同时校注一批相关医书，在校本的选择、出校原则及方法等方面均有统筹安排，因而校出的医书彼此照应，表现出较高的统一性。但宋人考据时往往表现得过于自信，刻意求新，以致于窜改古书。例如鲍彪注《战国策》，『其篇次先后，则以己意改移，非复向、巩之旧，是书窜改古本，实自彪始』（见《四库全书总目》）；

朱熹注《大学》，也完全打乱原文顺序，重作编排。宋人这种轻易改书的弊端在医书的整理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未经宋人整理的古医书极少流传下来，故人们对于宋人私改医书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给古医籍所造成的危害都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古医籍的研究中遇到许多困惑而不得其解，以下着重以针灸文献为例分析宋人改编医书的常见做法。

一、重新编次

早些年在研究《千金要方》等书时，常常发现原书中宋臣注文（关于现存宋校本医书中宋人注文的识别，另文详述）所注引文出处与实际不符，例如第二十九卷『大都』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足大指本节内侧白肉际』，又『涌泉』穴下注曰：『肝脏卷云在脚心大指下大筋』。此二条文字均不见于现行本《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肝脏卷，而见于第二十卷膀胱卷。待多读了几本书之后，所遇到的类似例子越来越多，颇令人费解。直至十余年前得见日本静嘉堂文库珍藏的宋刻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时，才解开了多年的疑惑。该本未经宋人校改，与日本古抄本《真本千金方》及未经宋人校改的《医心方》、《太平御览》、《太平圣惠方》所引《千金方》文字多吻合，可见其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孙氏《千金要方》的旧貌。以此本与宋臣校改本《备急千金要方》对照，发现宋臣校注时已将孙思邈原书编次完全打乱，进行了重新编排。不仅各卷的次序不同，而且将不同卷中篇目进行了重新组合，甚至各篇中的条文顺序也作了重新排列。而宋人在对该书乃至其他书校注时所引《千金》之文往往按改编前的原书编次标注引文出处，自然令读者困惑不解。例如以上所引二条文字本见于原书第十一卷（肝脏卷）『治筋极第四』，宋人重编时将其移至第二十卷『膀胱卷』（此改动无理），而在第二十九卷引这两条文字出注时仍作『肝脏卷云』，这样的失误是不该出现的。今